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

賈廉訪履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詩曰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總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這四句乃是唐人之詩，說天下多是勢利之交，沒有黃金成不得相交，這個意思還說得淺，不知天下人但是見了黃金，連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顧了，不要說相交的，總是至親骨肉，關着財物面上，就換了一條肚腸，使了一番見識，當而來弄你，算計你，幾時見爲了親眷，不要銀子做事的，幾曾見眼看親眷富厚不

想來設法要的。至于撞着有些不測事體，落了患難之中，越是平日往來密的頭一場，先是他騙你起了。直隸常州府武進縣有一个富戶，姓陳，名定，有一妻一妾，妻巢氏，妾丁氏。妻已中年，妾尚少艾。陳定平日情分在巢氏面上淡些，在丁氏面上濃些，却也相安無說。巢氏有兄弟，巢大郎是一个鬼頭鬼腦的人，奉不得姊夫姊姊好。陳定托他掌管家事，他內外攬權，百般欺侵，已不得姊夫有事就好科派用度。落來肥家，一日巢氏偶染一病，大凡人病中性子易得惹氣，又且其大有妾一，發易生疑忌，動不動就歐氣，說道

巴不得我成了，讓你們自在快樂，省做你們眼中釘。那陳定男人家心性，見大娘子有病在床，分外與小老婆勾搭的，搗搗也是有的，遂致巢氏不堪，日逐嗔惱罵詈，也是陳定與丁氏合該悔氣。平日既是好好的，讓他是个病人，忍耐些个罷了。陳定見他聒絮不過，回答他幾句起來，巢氏倚了病勢，要成要活的，顛了一場。陳定也沒好氣的，也不來管他。好友巢氏自此一番，有增無減。陳定慌了，竭力醫禱，無効。丁氏也自盡心伏侍，爭奈病痛犯拙，畢竟不起。嗚呼哀哉了。陳定平時家裏飽煖，妻妾享用，鄉隣人忌，尅他的多。

看想他的也不少。今聞他大妻已歿，有曉得他病中相爭之事的，來挑着巢大郎道：「聞得令姊之歿，起于妻妾相爭，你是他兄弟，怎不執命告他，你若進了狀，我隣里人家，少不得要執結人命虛實，大家有些油水。」巢大郎是個乖人，便道：「我終日在姊夫家裡走動，翻那面皮不轉，不若你們聲張出首，我在裡頭做好人，少不得聽我處法。」我就好幫襯你們了，只是你們要硬着些，必是到得官方，起發得大錢，只說過了處，來要對分的。」隣里人道：「這個當得。」兩下寫開合同，果然隣里問合出三四个，要有事怕太平的人來走到。

陳定家裡喧嚷說人命、病、得、不、明、必、要、經、官、人、不、得、
殮、巢、大、郎、反、在、裡、頭、勸、解、私、下、對、陳、定、說、我、是、親、兄、
弟、沒、有、說、話、怕、他、外、人、怎、的、陳、定、謝、他、道、好、舅、舅、你、
退、得、這、些、人、我、自、重、謝、你、巢、大、郎、即、時、揚、言、道、我、姊、
姊、自、是、病、疾、的、有、我、做、兄、弟、的、在、此、何、勞、列、位、多、管、
隣、里、人、自、有、心、照、曉、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假、
意、道、你、自、私、受、軟、口、湯、到、來、吹、散、我、們、我、們、自、有、說、
話、處、一、闕、而、散、陳、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怎、知、他、
却、暗、裡、串、通、地、方、已、自、出、首、武、進、縣、了、武、進、縣、知、縣、
是、個、貪、夫、其、時、正、有、個、鄉、親、在、這、里、打、抽、豐、未、得、打、

何縣官是
處皆作典
此道矣

二二 亥 寶 音 卷 三 一

發見這張首狀是關着人命且曉得陳定名字是个
富家、要在他身上設處些打發鄉親起身立時准狀
僉牌來拿陳定到官不繇分說監在獄中陳定急了
忙叫巢大郎到監門口與他計較叫他快尋分上巢
大郎正中機謀說道分上固要原首人等也要酒派
些免得他每做對頭纔好脫然無累陳定道但憑舅
舅主張要多少時我寫去與小妾教他照數付與舅
舅巢大郎道這今定不得數我去用看替姊夫省得
一分是一分陳定道只要快些完得事就多着些也
罷了巢大郎別去就去尋着了這個鄉里與他說倒

狠人儘做
每害大事

了銀子、要保全陳定無事、陳定面前說了一百兩、取
到了手、實與得鄉里四十兩、鄉里是要緊歸去之人、
挑得籃裡便是菜、一個信送將進去、登時把陳定放
了出來、巢大郎又替他說合地方鄰里、約費了百來
兩銀子、盡皆無說、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虛帳、又與
衆人私下平分、替他做了好些買賣、當官歸結了、鄉
里得了銀子、當下動身回去、巢大郎貪心不足、想道、
姊夫官事、其權全在于我、要息就息、前日鄉里分上、
不過保得出獄、何須許多銀子、他如今已離了此處、
不怕他了、不免趕至中途、倒他的出來、遂不通陳定、

知道竟連夜趕到丹陽，撞見鄉里正在丹陽爲橋，一把扭住，討取前物。鄉里道：「已是說倒見効過的，爲何又來番帳？」巢大郎道：「官事問過地方，原無詞說，屍親願息，自然無事的。起初無非費得一保，怎值得許多銀子，兩不相服，爭了半日。巢大郎要效要活，又要首官。那鄉里是個有體面的，忙忙要走路，怎當得如此歪纏，恐怕惹事，忍着氣，拏出來還了他。巢大郎千歡萬喜，轉來了。鄉里受了這場虧心，裡不甘，稍个便信，把此事告訴了武進縣知縣。知縣大怒，出牌重問，連巢大郎也標在牌上，說他私和人命，要拿來出氣。」

此亦爲首
者所恒有

巢大郎虛心、曉得是替鄉里報仇、預先走了、只苦的是陳定、一同妾丁氏、俱拿到官、不緣分說、先是一頓狠打、發下監中、出牌吊屍、叫集了地方人等、簡驗起來、陳定不知是那裏起的禍、沒處設法、一些手脚、知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分付忤作、報傷要重、忤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脚踢、致命傷痕、巢氏幼時喜喫甜物、面前牙齒落了一個、也做了硬物打落之傷、竟把陳定問了鬪毆殺人律、妾丁氏、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各問絞罪、陳定、央了幾个分上來說、只是不聽、丁氏到了女監、想

丁氏雅正
人

道只爲我一身，致得丈夫受此大禍，不若做我一個不着，好歹出了丈夫，他算計定了。解審察院，見了陳定，遂把這話說知。當官招道：不合與大妻厮關，手起凳子，打落門牙，即時暈地身死，並與丈夫陳定無干。察院依口詞，駁將下來。刑館再問丁氏：一口承認丁氏曉得有了此一段說話在案內了，丈夫到底脫罪，然必須身死，問官方肯見信，作做實據。游移不得，亦且丈夫可以速結，是夜在監中自縊而死。獄中呈報刑館，看詳巢氏之歿，既係丁氏生前招認下手，今已隴罪自盡，堪以相抵，原非死後添情推卸。陳定止斷。

此即前
外來之

杖贖發落、陳定雖然死了愛妾、自却得釋放、已算大幸、一喜一悲、到了家內、方才見有人說巢大郎許多事蹟、這件是非、全是他起的、在裏頭打偏手、使用得了、佑多東西、還不知足、又去知縣鄉里處、拔短梯、故重復弄出這個事來、他又脫身走了、枉送了丁氏一條性命、陳定想着丁氏捨身出脫他罪、一段好情、不覺越恨巢大郎得緊了、只是逃去未回、不得見面、後來知縣朝覲去了、巢大郎已知陳定官司問結、放膽大了、喜氣洋洋、轉到家裏、只道陳定還未知其奸、照着平日光景、前來探望、陳定雖不說破甚麼、却意思

冷淡了好些。巢大郎也看得出，且喜財物得過儘勾。幾時的受用，便姊夫怪了，也不以爲意。豈知天理不容，自見了姊夫歸家來，他妻子便癡狂起來，口說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說話，嚷道：好兄弟，我好端端死了，只爲你要銀子，致得我粉身碎骨，地下不寧，你快超度我，便罷。不然，我要來你家作祟，領兩個人去。巢大郎驚得只是認，不是討饒，去請僧道念經設醮，安靜得兩日，又換了一個聲口，道：我乃陳妾丁氏，大娘病歿，與我何干，爲你家貪財，致令我死于非命，今須償還我。巢大郎一發懼怕，燒紙拜獻，不敢吝惜，只求無

事怎當得妻妾兩個，推班出色，遞換來撥，不勾幾時，把所得之物，乾淨弄完，寧可賠了些，又不好告訴得人，姊夫那裡，又不作准了，懨懨氣色，無情無緒，得病而死，此是貪財害人之報，可見財物一事，至親也信不得，上手就騙害的，小子如今說着宋朝時節一件事，也爲至親相騙，後來報得分明，還有好些希奇古怪的事，做一回正話。

利動人心，不論親，巧謀賺取囊中銀，

直從江上巡回目，始信陰司有鬼神，

却說宋時靖康之亂，中原士大夫紛紛避地，大多盡

入閩廣之間，有個寶文閣學士賈燾之弟賈謀，以勇爵入官，宣和年間，曾爲諸路廉訪使者，其人貪財無行，詭詐百端，移來嶺南，寓居德慶府。其時有個濟南商知縣，乃是商侍郎之孫也，來寄居府中。商知縣夫人已死，止有一小姐，年已及笄，有一妾生二子，多在乳抱，家貲頗多，盡是這妾掌管。小姐也在裡頭照料，且自過得和氣，賈廉訪探知商家甚富，小姐還未適人，遂爲其子賈成之納聘，取了過門。後來商知縣死了，商妾獨自一個管理內外家事，撫養這兩個兒子。商小姐放心不下，每過十來日，即到家裏看，一看兩

不
家
亦
共
亦
是
賢
也

個小兄弟，又與商妾把家裏遺存黃白東西，在箱匣內的查點一查點，及逐日用度之類，商量計較而行，習以爲常。一日商妾在家，忽見有一個承局打扮的人，來到堂前，口裏道：「本府中要排天中節，是合府富家大戶，金銀器皿，綉段綾羅，盡數開借一用，事畢一付還。如有隱匿不肖者，即拿家屬問罪，財物入官。」有一張牒文在此，商妾頗認得字義，見了府牒，不敢不信，却是自家沒有主意，不知該應怎的，回言道：「我家沒有男子正人，哥兒們又小，不敢自做主，還要去賈廉訪宅上問問我家小姐，與姐夫賈衙內，纔好行。」

止承局打扮的道，要商量快去商量，府中限緊，我還要到別處去催齊回話的，不可有誤。商妾見說，即差一個當直的，到賈家去問，須臾來回言道：「小人到賈家入門，即撞見廉訪相公，問小人來意。小人說要見姐姐，與衙內廉訪相公道，見他怎的？」小人把這裏的事說了一遍。廉訪相公道：「府間來借，怎好不與你？只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小官人與娘子處，我替他說知罷了。」小人見廉訪是這樣說，小人就回來了。因恐怕家裡官府人催促，不去見衙內，與姐姐商妾見說，是廉訪相公敘借與他，必是不妨，遂照着牒文所

開且是不少、終久是女婿家見識看事不透、不啻其
反、多搬出來、盡情交與這承局打扮的道、只望排道
節、就發來還了、自當奉謝承局打扮的道、那不消說
官府門中、豈肯少着人家的東西、但請放心、把這張
牒文留下、若有差池、可將此做執照、當官稟領得的
當下商妾接了牒文、自去藏好、這承局打扮的、捧着
若干東西、欣然去了、隔了幾日、商小姐在賈家來到
自家屋裏、走到房中、與商妾相見了、寒溫了一會、照
着平時、翻翻箱籠看、只見多是空箱、金銀器皿之類、
一些也不見、到有一張花邊欄紙票、在內擧起來、一

看却是一張公牒，喫了一驚。問商妾道：「這却爲何？」商妾道：「幾日前，有一個承局打扮的，拿了這張牒文，說府裏要排天中節，各家關借東西去鋪設。當日奴家心中疑惑，却教人來問姐姐。姐夫問的人回來說：『撞遇老相公，說起道是該借的。』」奴家依言借與他去。這幾日，望他拿來還我，竟不見來。正要來與姐姐姐夫商量了，往府裏討去。可是中麼？商小姐面如土色，想道：「有些魘魘，不覺眼淚落下來。」道：「借多東西多是我爹爹手澤，敢是被那個拐的去了。怎的好？」我且回家與賈郎計較。查个着實去。當下望賈家來，見了丈

夫賈成之、把此事說了一遍、賈成之道、這個姨姨也
好笑、這樣事、何不來問問我們、竟自支分了去、商小
姐道、姨姨說來、曾叫人到我家來問、遇着我家相公、
問知其事、說是該借與他、問的人就不來見你我、竟
自去回了姨姨、故此借與他去的、賈成之道、不信有
這等、我問爹爹、則個賈成之進去問父親、廉訪道、商
家借東西與府中、說是來問爹爹、爹爹分付借他、有
此話麼、廉訪道、果然府中來借、怎好不借、只怕被別
人狐假虎威、誑的去、這個却保不得他、賈成之道、這
等索向府中當官去告、必有下落、遂與商妾取了那

紙府牒、在德慶府裏、下了狀子、府裏太守見說其事、也自喫驚、取這紙公牒去看、明知是假造的、只不知奸人是那個、當下出了一紙文書、給與緝捕使臣、命商家出伍十貫當官賞錢、要緝捕那作不是的、訪了多時、並無一些影響、商家喫這一閃、差不多失了萬金東西、家事自此消乏了、商妾與商小姐、但一說着、便相對痛哭不住、賈成之見丈人家裡零替如此、又且妻子時常悲哀、心裏甚是憐惜、認做自家身上事、到處出力、不在話下、誰知這賺去東西的、不是別人、正是

遠不遠千里

近只在眼前

看官你道賺去商家物事的，却是那個，真個是人心難測，海水難量。元來就是賈廉訪這老兒，曉得商家有貨財，又是孤兒寡婦，可以欺騙其家金銀什物，多曾經媳婦商小姐盤驗，兒子賈成之透明知道，因商小姐帶回數目一本，賈成之有時拿出來看，誇說妻家富饒，被廉訪留心，接過手去，逐項記着賈成之一時無心，難道有甚麼痴思老子不成，豈知利動人心，廉訪就生出一個計較，假着府裏關文，着人到商家設騙，商家見所借之物，多是家中有的，不好推掉，又

伊七七
此其未
爲之子者
亦信不過

兼差當值的來，就問着這。個。日。裏。鬼。怎。不。信。了。此。時。商。家。決。不。疑。心。到。親。家。身。上。就。是。賈。成。之。夫。妻。二。人。也。只。說。是。甚。麼。神。棍。弄。了。去。神。仙。也。不。誑。是。自。家。老。子。所。以。偌。多。時。緝。捕。人。那。里。訪。查。得。出。說。話。的。依。你。說。而。今。爲。何。知。道。了。看。官。聽。說。天。下。事。欲。人。不。知。除。非。莫。爲。廉。訪。拐。了。這。主。橫。財。到。手。有。些。毛。病。出。來。俗。語。道。偷。得。爺。錢。沒。使。處。心。心。念。念。要。拿。出。來。兌。換。錢。鈔。使。用。爭。奈。多。是。兄。成。器。皿。若。拿。出。來。怕。人。認。得。只。得。把。幾。件。來。鎔。化。又。不。好。托。得。人。便。燒。熾。了。炭。親。自。坯。銷。銷。開。了。却。沒。處。傾。成。錠。子。他。心。生。了。一。計。將。毛。

竹截了一段小管，將所銷之銀，傾將下去，却成一個圓餅，將到舖中兌換錢鈔，舖中看見廉訪家裡近日使的，多是這竹節銀，再無第二樣，便有時零鑿了將出來，那圓處也還看得出，心裏疑惑，問那家人道：宅上銀兩爲何却一色用竹筒鑄的，是怎麼說？家人道：是我家廉訪手自坯銷，再不托人的，不知爲着甚麼緣故，三三兩兩，傳將開去，道買家用竹筒傾銀用，煞是古怪，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這件事上去，却是他兩家兒女至親，誰來執證，不過這些人費得些口舌，有的道：他們只當一家，那有此事；有的道：官宦人家

怕不會喚銀匠傾銷物件，却自家動手，必是碍人眼目的，出不得手，所以如此。況且平日不曾見他這等的，必然蹊蹺，也只是如此疑猜，没人鑿鑿說得，不是至于商家，連疑心也不當人子，只好含辛忍苦，自己懊悔怨悵，沒个處法。緝捕使臣等聽得這話，傳在耳朵裡，也只好笑笑，誰敢向他家道个不字。這件事，只索付之東流了，只可笑賈廉訪堂堂官長，却做那賊的一般的，事曾記得無名子有詩云：

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又刺賊鄭廣受了招安得了官位曾因官負每做詩
他也口吟一首云、

鄭廣有詩獻衆官、

衆官與廣一般般

衆官做官却做賊、

鄭廣做賊却做官、

今日賈廉訪所爲正似此二詩所言、官人與賊不爭
多、做官却做賊了、却又施在至親面上、欺孤騙寡尤
爲可恨、若如此留得東西與子孫受用、便是天沒眼
睛、看官不要性急、且看後來報應、果然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轉眼二十年、賈廉訪已經身故、賈成之得了
出身、現做粵西永寧橫州通判、其時商妾長于幼年

不育第二個兒子，喚名商懋，表字功父。照通族排來，行在第六十五。同母親不住德慶，遷在臨賀地方。與橫州不甚相遠。那商功父生性剛直，頗有幹才做事，慷慨又熱心，又和氣。賈成之本意，憐着妻家，後來略聞得廉訪欺心賺騙之事，越加心裡不安。見了小舅子十分親熱，商小姐見兄弟小時，母子伶仃，而今長大知事也，自喜歡他，所以成之在橫州衙內。但是小舅子來，千歡萬喜，上百兩送他。姐姐又還有私贈，至于與人通關節得錢的在外，來一次一次如此。功父奉着寡母過日，靠着賈家姐姐姐夫，恁地扶持，漸漸

家事豐裕起來，在臨賀置有田產莊宅，廣有生息。又要富人之女爲妻，規模日大。一日，不似舊時母子旅邸荒涼景況，過了幾時，賈成之死在官上，商小姐急差人到臨賀地方，接功父商量後事。諸凡停當過，要扶柩回葬，商功父攛掇姐姐道：「總是德慶也不過客居原非本籍，我今在臨賀已立了家業，姐姐只該同到臨賀尋塊好地葬了姐夫，就在臨賀住下，相傍做人家也好。時常照管，豈非兩便？」小姐道：「我是女人家，又是孀身，孀居已不得依傍着親眷，但得安居便是住足之地。那德慶也不是我家鄉，還去做甚，只憑着

兄弟主張就在臨賀全住了，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大事便定，吾心安矣。元來商小姐無出，有賸婢生得兩個兒子，絕是幼小，全杖着商功父提撥行動。當時計議已定，即便收拾家私一起望臨賀進發。少時來到商功父就在自己住宅邊，尋個房舍安頓了姐姐，與兩個小外甥從此兩家相依。功父母親與商小姐，兩人朝夕爲伴，不是我到你家，便是你到我家，彼此無間。商小姐中年寡居，心貪安逸，又見兄弟能事，是伴戶到停當，遂把內外大小之事多托與他執料。錢財出入，悉憑其手，再不問起數目，又托他與賈成之。

尋陰地造墳安葬所費甚多商功父賦性慷慨將着賈家之物作爲己財一律揮霍雖有兩個外甥不是姐姐親生亦且乳臭未除誰人來稽查得他商功父正氣的人不是要存私却也只趁着興頭自做自主像心像意那里還分別是你的我的久假不歸連功父也忘其所以賈廉訪昔年設心拐去的東西到此仍舊還與商家用度了這是羹裡來的飯裡去天理報復之常可惜賈廉訪眼裡不看得見一日商功父害了傷寒症候身子熱極忽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角漸漸下來恣行曠野茫茫恰像海畔一般

並無一个伴侶正散蕩間忽見一个公吏打扮的走來相見已畢問了姓名公吏道郎君數未該到此今有一件公事郎君合當來看一看請到府中走走商功父不知甚麼地方跟着這公吏便走走到一个官府門前見一个囚犯頭戴黑帽頸荷鐵枷絀在西邊兩扇門外仔細看這門是个獄門但見

陰風慘慘殺氣霏霏只聞鬼哭神號不見天清日朗獐獐隸卒挨肩立蓬垢囚徒側目窺憑教鉄漢銷魂任是狂夫失色。

商功父定睛看時只見這囚犯絀處左右各有一个

極

人執着大扇相對而立，把大扇一揮，這枷的囚犯叫一聲阿呀，登時血肉糜爛，淋漓滿地，連囚犯也不見止，刺得一個空枷，少歇須臾，依然如舊。功父看得渾身打顫，呆呆立着，那個囚犯忽然張目大呼道：商六十五哥，認得我否？功父倉卒間，不曾細認，一時未得答應。囚犯道：我乃賈廉訪也，生前做得虧心事頗多，今要一一結證，諸事還一時了不來，得你到此，且與我了結一件。我昔年取你家財，賜世間償還，已差不多，陰間未曾結絕得多一件，多受一樣苦。今日煩勞你寫一供狀，認是還足，我先脫此風扇之苦，說罷。

癡心事做
在世上
從鬼也註
見至邪之
面

兩人又是一扇，仍如起初狼籍一番。功父好生不忍，因聽他適間之言，想起家裏事體來道：「平時曾見母親說，何年間被人賺去家貲萬兩，不知是誰。後來有人傳說是賈廉訪，因為親眷家不信有這事，而今聽他說起來，這事果然是真的了。所以受此果報，看他這般苦楚，吾心何安。況且我家受姐夫許多好處，而今他家家事見在我掌握之中，元來是前緣合當如此。我也該遞個結狀，解他這一樁公案了。」就對囚犯說道：「我願供結狀，囚犯就求傍邊兩人取紙筆遞與功父。兩人見說肯寫結狀，便停了扇，功父看那張

報應其當
此段事情
却幻

紙時原已寫得有字，囚犯道只消舅舅押个字，就是了。功父依言，提起筆來，寫个花押，遞與囚犯，兩人就伸手來，在囚犯處接了，便喝道快進去。囚犯對着功父大哭道：今與舅舅別了，不知幾時得脫，好苦好苦。一頭哭，一頭被兩個執扇的人，趕入獄門。功父見他去了，嘆息了一回，信步走出府門外來，只見起初同來這個公吏，手執一符，引着卒徒數百，多像衙門執事人役，也有搨旗的，也有打傘的，前來聲喏，恰似接新官一般。功父心疑，那公吏上前行起禮來，跪着稟白道：泰山府君道，郎君剛好義，既抵陰府，不宜空

四可暫充賀江地方巡按使者，天符已下，就請起程。功父身不自繇，未及回荅，吏卒前導，已行至江上，空中所到之處，神祇參謁，但見

華蓋山

目巖山

白雲山

榮山

歌山

泰山

蒙山

獨山

許多山神

昭潭洞

平樂溪

考槃澗

龍門灘

感應泉

灘江

雷江

荔江

許多水神

多來以次相見，待功父以上司之禮，各執文薄呈遞，公吏就請功父一一查勘，查有境中某家肯行好事，積有年數，神不開報，以致久受困窮，某家慣作好事。

世間如此
其應多矣
安得越江
使者一一
變

惡貫已盈，神不開報，以致尚享福澤。某家外假虛名，存心不善，錯認做好人，冒受好報。某家跡蒙曖昧，心地光明，錯認做歪人，久行廢棄，以致山中虎狼食人。川中波濤，溺人有冥數，不該不行分別，誤傷性命的多。一一詰責，據案部判，隨人善惡，細微各彰，報應諸神奉職不謹，各量申罰。諸神喏喏連聲，盡服公平。迤邐到封州大江口，公吏稟白道，公事已完，現有福神來迎。明公可回駕了，就空中還至賀州，到了家裡，原從屋上飛下，走入牀中，一身冷汗，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汗出不止，病已好了。功父伸一伸腰，掙一掙

眼叫聲奇怪走下牀來只見母妻兩人正把玄天上
帝画像挂在牀邊焚香禱請元來功父身子眠在床
上昏昏不知人事叫問不應飲食不進不眠不活已
經七晝夜了母妻見功父走將起來大家歡喜道全
仗聖帝爺爺保佑之力功父方纔省得公吏所言福
神來迎正是家間奉事聖帝之應功父對母妻把陰
間所見之事一一說來母親道向來人多傳說道是
這老兒拐去我家東西因是親家決不敢疑心今日
方知是真却受這樣惡報可見做人在財物上不可
欺心如此正嗟嘆間商小姐好到來問兄弟的病信

妙在商家
不徒不恨
而冥中原
自灼然所
以可畏

見說走起來了，不勝歡喜。商功父見了姐姐，也說了陰間所見。商小姐見說公公如此受苦，心中感動。商議要設建一個醮壇，替廉訪解釋罪業。功父道：「正該如此。神明之事，灼然可畏。我今日親經過的，斷無虛妄。依了姐姐說，擇一個日子，總是做。買家錢鈔不着，建啟一場黃錄大醮，起拔商賈兩家亡過諸魂，做了七晝夜道場。功父夢見廉訪來謝道：『多蒙舅舅道力超拔，兩家亡魂俱得好處托生。某也得脫苦獄，隨緣受生去了。』功父看去，廉訪衣冠如常，不是前日蓬首垢面囚犯形容。覺來與合家說着。商小姐道：『我夜來

夢見廉訪相公說話也如此，可知報應是實。功父自此力行善事，敬信神佛，後來年入十餘，復見前日公吏執着一紙文書，前來請功父交代，仍舊卒徒數百人，簇擁來迎，一如前日夢裡江上所見光景。功父沐浴衣冠，無疾而終，自然入冥路爲神道矣。

周親忍去騙孤孀，到此良心已盡亡。
善惡到頭如不報，空中每欲借巡江。

二六 奇卷之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

詩云

獄本易寬 況於爲盜

若非神明 鮮不顛倒

話說天地間事只有獄情最難測度問刑官憑着自
己的意思，總是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麼事情，只是招了，見得
說道重大之獄，三推六問，大略多守着現成的案，能
有幾個伸冤理枉的，至於盜賊之事，尤易寬人。

猜是那個人了，便覺話言行動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顯應出來，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問一節，儘有屈殺了再無說處。以記得宋朝隆興元年，鎮江軍將吳超守楚州，魏勝在東海與虜人相抗，因缺軍中賞賜財物，遣統領官盛彥來取，別將袁忠押了一擔金器往丹陽來，到盛彥到船，只見船中白物堆積，笑道：「財不可露白，今滿船都是。」見人眼目如此，袁忠道：「官物甚人敢輕窺？」盛彥戲道：「吾今夜當令壯士來取了去，看你怎地。」袁忠也笑道：「有膽來取，任從取去。」大家一笑而別。是夜果有強盜二十餘人，

上。來將表將綑縛掠取船中銀四百錠去了。次日
袁將到帥府中哭告吳帥說昨夜被統領官盛彥劫
去銀四百錠且被綁縛伏乞追還寃治吳帥道怎見
得是盛彥劫去袁將道前日袁忠船自丹陽來到盛
統領即來相拜一見銀兩便已動心口說道今夜當
遣壯士來取去袁忠還道他是戲言不想至夜果然
上船劫掠了四百錠去不是他是誰吳帥聽罷大怒
道有這樣大膽的即着四個捕盜人將盛彥及隨行
親較盡數擄來軍令嚴肅誰敢有違須臾一千人衆
擄入轅門到了庭下盛統領請問得罪緣繇吳帥道

袁忠告你帶領兵較，劫了他船上銀四百錠，還說無罪。盛彥道：那有此事？小人雖然卑微，也是个職官，豈不曉得法度，幹這樣犯死的事？袁忠跪下來証道：你口間如此說了，晚間就失了盜，還推得那里去？盛彥道：日間見你財物太露，故此戲言，豈有當真做起來的？吳帥道：這樣事，豈可戲得？自然有了這意思，方纔說那話。盛彥慌了道：若小人要劫他的，豈肯先自洩機？吳帥怒道：正是你心動火了，口裡不覺自露。如此大事，料你不肯自招，喝教用起刑來。盛彥殺猪也似叫喊冤屈。吳帥那里肯聽，只是嚴加拷掠，備極慘酷。

道不令見銀動念，帶領親兵
去實囚把隨來親較，逐個加刑起來，其間有認
了的，有不認的，那不認的，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有
甚用處，不錄你不胡虛提，一縲西了招伏，及至追寃
原贓，一些無有，搜索行囊已遍，別無踪跡，又把來加
上刑法，盛統領沒奈何，信口妄言道：「即時有個親眷
到湖湘，已盡數付他販魚米去了。」吳帥寫了口詞，軍
法所係，等不得贓到成獄，三日內便要押赴市曹，先
行梟首示衆。盛統領不合一時取笑，到了這個地位，
正是

渾身是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且說鎮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戶姓王名林素性無賴專一在揚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錢的勾當有妻冶容年少當鑪沽酒私下順便結識幾個倖俏的走動走動這一日王林出去了正與隣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調情接着要幹那話怎當得七歲的一个兒子在房中頑耍不肯出去王妻罵道小業障還不走了出去那兒子頑到興頭上那里肯走年紀雖小也到曉得些光景便苦尋道你們自要入彀干我甚事只管來碍着我王妻見說着病痛自覺沒趣起來趕去一頓

哭，哭，哭，出去，小孩子被打得疼了，捧着頭，號天號地，哭，哭，哭，口裡千入辱，萬入辱的喊，惱得王妻性起，且丟着漢子，抓了一條麵杖，趕來打他，小孩子一頭喊，一頭跑，急急奔出街心，已被他頭上撈了一下，小孩子驚着，口裡嚷道：「你家幹得甚麼好事，到來打我好端端的，竟頭疼，問了偷，別人家許多銀子，放在裏頭，遮好了，不要討我說出來。」嗚哩，嗚哩的正在嚷處，王妻見說，出海底眼，急走出街心，拉了進去，早有做公的聽見這話，走去告訴與夥伴道：「小孩子這句話，造不出來的，必有緣故，目今袁將官失了銀四百錠，」

寬着盛統領劫了、早晚處決、不見贓物、這個王林、乃是慣家、莫不有些來歷麼、我們且去察聽個消息、約了五六个夥伴、到王林店中來買酒喫、喫得半闌、大叫道、店主人有魚肉、叫些我們下酒、王妻應道、我店裡只是腐酒、沒有葷菜、做公的道、又不白喫了你們的、爲何不肯、王妻道、家裡不曾有得、變不出來、誰說白喫、一个做公的、便倚着酒、要來尋非、走起來道、不信沒有、待我去搜看、窺着內裡便走、一个趕來相勸、已被他捨入厩房中、故意將籠上一撞、撞下一塊塼來、跌得粉碎、王妻便發話道、誰人家、没个内外、怎

了派沒些清頭，起到人家廚房中竈砧多打碎了，做公的回喚作喜道：「店家娘子，不必發怒，竈砧小事，我收拾好還你，便把手去旋那碎處。」王妻慌忙將手來遮掩道：「不妨事，待我們自家脩罷。」做公的看見光景有些蹊蹺，不繇分說，索性用力一推，把竈角多推塌了，裡面露出白晃晃大錠銀子一堆來。胡哨一聲道：「在這里了。」衆人一齊起身，趕進來看見，先把王妻拴起，正要跟窺王林，只見一個人撞將進來道：「誰在我家囉哩？」衆人看去，認得是王林，喝道：「拿住。」王林見不是頭，轉身要走，衆做公的如鶯拿燕雀，將索

來綁縛了，一齊動手，索性把竈頭扒開，取出銀子數一數看，四百錠多，在不曾動了一些，連人連贓一起解到帥府。吳帥取問口詞，王林招說打劫袁將官船上銀兩是實，推寃黨與，就是平日與袁了得來的隣近一夥惡少年，共有二十餘人，密地擄來，不曾脫了一個，招情相同，即以軍法從事，立置袁首、妻子官賣，方纔曉得前日屈了盛統領，并一丁親較，放了出獄。若不是這日王林敗露，再隔一晚，盛統領并親校的头多不在頭上了，可見天下的事再不可因疑心妄坐着人的，而今也爲一樁失盜的事，疑着兩個人後。

清官辨白出來，有好些委曲之處，待小子試說一遍。

訟獄從來假

翻今夢寐真

莫將幽暗事

寬却眼前人

話說

國朝正德年間，陝西有兄弟二人，一個名喚

王爵，一個名喚王祿。祖是個貢途知縣，致仕在家。父是個鹽商，與母俱在堂。王爵生有一子，名一阜。王祿生有一子，名一葵。爵祿兩人，幼年俱讀書，爵進學爲生員，祿廢業不處，却精于商賈，運算之事。其父就帶他，去山東相幫種鹽，見他能事，後來其父不出去了。

將銀一千兩托他自往山東做鹽商去。隨行兩個家人，一個叫做王恩，一個叫做王惠，多是經履風霜，慣走江湖的人。王祿到了山東，主僕三個，眼明手快，算計過人，撞着時運，又順利，做去就是便宜的，得利甚多。自古道：飽暖思淫欲。王祿手頭饒裕，又見財物易得，便思量淫蕩起來。接着兩個表子，一個喚做天天，一個喚做慕慕，闌宿情濃，索性兌出銀子來，包了他的身體，又與家人王恩、王惠各娶了一個小老婆，多揀那少年美貌的，名雖爲家人媳婦，伏侍天天、慕慕，其實王祿輪轉歇宿，反是王恩、王惠到手的時節甚少。

一、兩個四個弄做一床，大家湊戲，彼此無忌，日夜
歡歌，酒色無度，不及二年，遂成勞怯，一絲兩氣，看看
至成。王祿自知不濟，打了王恩，寄書家去，與父
兄叫兒子王一夔，同了王恩到山東來，交付帳目。王
爵看書中說得銀子甚多，心裡動了火，算計道：「這兒
年紀幼小，便去也未必停當，況且病勢不好，萬一等
不得，却不散失了銀兩，意要先趕將去，却交兒子
臯相伴一夔同走，遂分付王恩道：「你慢慢與兩位小
官人收拾了，一同後來，待我星夜先自前去，見二官
人，則箇只因此去，有分交白面書生，遺作離鄉之鬼。」

緇衣佛子、翻爲入獄之囚、正是

禍無雙至猶難信、

禍不單行果是真、

不爲弟兄多濫色、

怎教雙喪異鄉身、

王爵不則一日、到了山東、諱着兄弟王祿、看見病雖
沉重、還未曾死、元來這些色病、固然到疾不救、却又
一時不效、最有清頭的、幸得兄弟兩個、還及相見、王
祿見了哥哥、弟下淚來、王爵見了兄弟、病勢已到十
分、涕泣道、怎便狼狽至此、王祿道、小弟不并病重不
起、忍着死、專等親人見面、今吾兄已到、弟死不恨了、
王爵道、賢弟在外日久、營利甚多、皆是賢弟辛苦得

不私其子
亦
然不
幾其
不復與耳

弟病危急萬一不好有甚遺言問覆父母王祿
道小弟遠游父母兄長跟前有失孝悌專為着幾分
微利以致如此聞兄說我辛苦只這句話雖勞不怨
了今有原銀一千兩奉還父母以代我終身之養其
餘利銀三千餘兩可與我兒一夔一半侄兒一臯一
半兩分分了幸得吾兄到此銀既有托我雖死亦瞑
目地下矣分付已畢王爵隨叫家人王惠將銀子查
點已過王祿多說了幾句話漸漸有聲無氣挨到黃
昏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王
爵與王惠哭做了一回四个婦人也陪出了些哀而

此處分
其意成行
地日後具
說

不傷的眼淚，王爵着王惠去買了一副好棺木，盛貯了，下棺之時，王爵推說日辰有犯，叫王惠監視着，四個婦女做一房鎖着，一個人也不許來看，殯殮好了，方放出來，隨去，喚那天養養的鴿兒到來，寫個領子，領了回去，還有這兩個女人，也叫元媒人領還了，娘家也不管，眼面前的王惠有些捨不得，身背後的王惠不會相別得，只要設法，輕鬆了，便當走路，當下，一面與王惠收拾打疊起來，將銀五百兩，裝在一個大匣之內，將一百多兩，碎銀子，金首飾，一副放在隨身行囊中，一路使用，王惠疑心，問道：「官人許

如何只有得這些王爵道恐怕路上不好走多的我自有的妙法藏過到家便有所以只剩得這些在外遣王惠道大官人既有妙法何不連這五百兩也藏過路上盤纏勾用罷了王爵道一个大客商屍棺回去難道幾百兩銀子也沒有的別人疑心起來反要搜根剔髓便不妙了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也勾看得沉重別人便再不疑心還有什麼了王惠道大官人見得極是計較已定去催起一輛車來車戶喚名李旺車上載着棺木滿貯着行李自己與王惠短揜着牲口騎了相傍而行一路西來到了曹州東

開飯店內歇下，車子也推來安頓在店內空處了。車戶李旺，行了多日，習見匣子沉重，曉得是銀子在內，起个半夜，竟將這一匣抱着，趁人睡熟時，離了店內，連車子撇下，逃了出去。比及天明，客起，喚李旺來推車，早已不知所向。急簡點行李物件，止不見了匣子。一個王爵對店家道：「這個匣子，裝着銀子五百兩在裡頭，你也脫不得干係。」店家道：「若是小店內失所了，應該小店查還，今却是車戶走了車戶，是客人前途顧的，小店有何干涉？」王爵見他說得有理，便道：「就與你無干，也是在你店內失去，你須指引我們尋他。」

店家道、客人這車戶那里催的、王惠道是肯下
催來的、非地里回頭車子、店家道、這等他不往東去、
還只在西去的路上、況且身有重物、行走不便、作速
追去、遠可擒獲、只是得个官差同去、追獲之時、方無
疎失、王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穿了衣巾、與你同去、稟
告州官、差个快手、便是、店家道、原來是一位相公、一
發不難了、問問州官、却也是个陝西人、王爵道、是我
同鄉、更妙、王爵寫个帖子、又寫着一紙失狀、州官見
是同鄉、分外用情、即差快手李彪、隨着王爵、跟捕賊
人、必要擒獲、方准銷牌、王爵就央店家另僱了車夫、

推了車子，別了店家，同公差三個人，一起走，到了開河集上，王爵道：「我們帶了纍堆物事，如何尋訪，不若尋一大店安下了，住定了身子，然後分頭緝探消息。」方好，李彪道：「相公極說得有理，我們也不是一日訪得着的，訪不着，相公也去不成。」此間有個張善店極大，且把喪車停在裡頭，相公住起兩日來，我們四下尋訪，訪得影響，我們回覆相公，方有些起倒。王爵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叫王惠分付車夫，竟把車子推入張善店內，店主人出來接了，李彪分付道：「這位相公是州裡爺的鄉里，護喪回去，有些公幹，要在此地。」

六日兩日你們店裏，揀潔淨好房，收拾兩間，我們
歇宿，須要小心承直。店主張善見李彪是個公差，不
敢怠慢，即言道：「小店在這集上，算是寬敞的，相公們
安心住幾日，就是一面擺出常例的酒飯來。」王爵自
居上房另喫，王惠與李彪同喫。喫過了，李彪道：「日色
還早，小人去與集上一班做公的弟兄約會一聲，大
家留心一訪。」王爵道：「正該如此。」訪得着了，重重相謝。
李彪道：「當得効勞，說罷自去了。」王爵心中悶悶不樂，
問店主人道：「我要到街上閒步一回，沒個做伴，你與
我同走走。」張善道：「使得。」王爵留着王惠，看着李善。

臥自己同了張善走出街上來，在鬧熱市裏擠了一
番，王爵道：「可引我到幽靜處走走。」張善道：「來來，有一
個幽靜好去處，在那里。」王爵隨了張善，在野地裡穿
將去，走到一個所在，乃是個尼庵。張善道：「這里甚幽
靜，裏邊有好尼姑，我們進去討杯茶兒喫喫。」張善在
前，王爵在後，走入菴裡，只見一個尼僧在裏面躡將
出來。王爵一見，驚道：「世間有這般標致的，怎見得那
尼僧標致？」

尖尖髮印，好眉目，新剃光頭，窄窄緇袍，俏身軀雅
裁，稱體櫻桃樊素口，芬芳吐氣，只看經楊柳小蠻。

那女媧逢人旋唱喏，似是摩登女來生。世那怕道
阿難不動心。

王爵看見尼姑，驚得蕩了三魂，飛了七鬼，固然尼姑
生得大有顏色，亦是客邊人，易得動火。尼姑見有客
來，趨踰迎進，拜茶。王爵當面相對，一似雪獅子向火
，酥了半邊，看看軟了。坐間未免將幾句風話撩他。那
尼姑地是多見廣識的，公然不拒。王爵曉得可動，密
懷有意，一盞茶罷，作別起身。同張德回到店中來，暗
地取銀一錠，藏在袖中。叮嚀王憲道：「我在此間，不
出外去尋個樂地，適與德問不回來，他不可知。」

問時、只推不知、你伴着公差、好生看守行李、王惠道、小人曉得、官人自便、王爵撇了店家、回身重到那個巷中來、尼姑出來、見了道、相公方纔別得去、爲何又來、王爵道、心裡捨不得、師父美貌、再來相親、一會、尼姑道、好說、王爵道、敢問師父法號、尼姑道、小尼賤名真靜、王爵笑道、只怕樹欲靜而風不寧、使動動也不妨、尼姑道、相公休得取笑、王爵道、不是取笑、小生客邊、得遇芳容、三生有幸、若便是這樣去了、想也教人想殺了、小生寓所煩雜、敢具白金一錠、在此要賃一間閒房住幾晚、就領師父清誨、未知可否、尼姑道、聞

有只是晚間不便，如何？王爵笑道：「晚間賓主相
 極是便的。」尼姑也笑道：「好一個老臉皮的客人。」元
 來那尼姑是個經彈的班鳩，着實在行的。況見了白
 晃晃一錠銀子，心下先自要了，便伸手來接着銀子。
 道：「相公果然不嫌此間窄陋，便住兩日去。」王爵道：「方
 纔說要主人晚間相陪的。」尼姑微笑道：「奔貨誰說道
 叫你獨宿？」王爵大喜，彼此心照。是夜就與真靜一處
 宿了。你貪我愛，顛鸞倒鳳，恣行淫樂，不在話下。睡到
 次日天明，來到店中看看，打發差人李彪出去探訪，
 仍留王惠在店。傍晚又到真靜處去了。兩下情濃，詞

半大且領
亦爾情而
欲公茶上
察訪賊手

扯不開，王惠與李彪見他出去外邊歇宿，只說是在花柳人家，也不查他根脚。店主人張善一發不干他已事，只曉得他不在店裏宿罷了。如此多日，李彪日日出去，晚晚回店，並沒有些消息。李彪對王爵道：「眼見得開河集上地方沒影踪，我明日到濟寧密訪去。」王爵道：「這個却好，就秤些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他去了。」又轉一個念頭道：「緝訪了這幾時，並無下落，從來說做公人的，捉賊放賊，敢是有弊在裡頭。」隨叫王惠可趕上去，同他一路走。他便沒做手脚，慶玉惠領命也去了。王爵剩得一個在店，思量道：「行李是要看。」

守的今晚須得住在店裡。日間先走去與尼姑說了。今夜不來的緣故。真靜戀戀不捨。王爵只得硬下肚腸。別了到店裡來。店家送些夜飯喫了。收拾歇宿。店家併疊了家伙。關好了店門。大家睡去。一更之後。店主張善聽得屋上瓦響。他是个做經紀的人。常是提心吊膽的。睡也睡得惺惺。口不做聲。嘿。嘿。靜聽。須臾之間。似有个人在屋簷上跳下來的聲響。張善急披了衣服。跳將起來。口裏一面喊道。前面有甚麼攪動。大家起來看看。張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慌忙走出外邊。脚步未到時。只聽得劈撲之聲。店門已開了。張

善曉得着了賊自己一個人不敢追出來，心下想道：且去問問王家房裡看，那王爵這間的住房門也開了，張善連聲叫王相公，王相公不好了，不好了，快起來點行李，不見有人應，只見店外邊一個人，氣急咆哮的走將進來，道：這些時怎生未關店門，還在這裡做甚麼？張善擡頭看時，却是快手李彪，張善道：適間響動，想是有賊，故來尋問王相公，你到濟寧去了，爲何轉來？李彪道：我吊下了隨身腰刀，在床舖裏了，故連忙趕回拿去，既是響動，莫不失所了甚麼？張善道：正要去問王相公，李彪道：大家去叫他起來，走到王

兩下正
俱有影似
其成折獄
之難也

元來王爵已被殺、死在床上了。李彪呆了道：「這分明是你店裏的緣故了。」見我每二人多不在，他是秀才家，孤身你就算計他了。張善也變了臉道：「我每睡夢裏聽得響聲，纔起來尋問，不見別人，只見你一個。你既到濟寧去，為何還在這殺人？不是你，倒說是我。」李彪氣得眼睜道：「我自掉了刀，轉來尋的，只見你夜晚了還不關門，故此問你，豈知你先把人殺了。」張善也戰抖抖的怒道：「你有刀的，怕不會殺了人。」反來賴我。李彪道：「我的刀，須還在床上，不曾拿得在手里。」隨

走去床頭取了出來燈下與張善看道你們多來看
看這可是方纔殺人的血跡也有一點半點兒李彪
是公差人能說能話張善那里說得他過嚷道我只
爲趕賊走起來不見別賊只撞着的是你一同叫到
房裏纔見王秀才殺死怎賴得我兩個人彼此相疑
大家混爭驚起地方隣里人等多來問故兩個你說
一遍我說一遍地方是殺人公事道不必相爭兩
下多走不脫到了天明一同見官去把兩個人拴起
了收在舖裡一霎時天明地方人等一齊解到州裡
來知州升堂地方帶將過去稟說是人命重情州官

匪其緣鄰地方人說客店內晚間殺了一個客人，這兩個人互相疑推，多帶來聽爺究問。李彪道：小人就是爺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緝賊的公差，因停住在閭河去善店內緝訪無踪，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人王忠前往濟寧廣緝，單留得王秀才在下處，店家看見單身貧他行李，把來殺了，張善道：小人是個店家，歇下王秀才在店幾日了，只因訪賊無踪，還未起身。昨日打發公差與家人到濟寧去了，獨留在店。小一晚間聽得有人開門響，這是小人店裏的，子係起來尋問，只見公差重復回店，說是尋刀，當看王秀才。

豈有謀殺

客人而不

問店門首

即此可知

計亦主

時已被殺。知州問李彪道：你既去了，爲何轉來得？知店家殺了王秀才。李彪道：小人也不知。小人路上記起失帶了腰刀，與同行王惠說知，叫他前途等候。自己轉來尋的，到得店中，已自更餘，只見店門不關。店主張善正在店裏慌張，看王秀才已被殺了，不是店家殺了是誰。知州也決斷不開，只得把兩人多用起来。刑來李彪終久是衙門中人，說話便浪，又受得刑起。張善是個經紀人，不曾熬過這樣痛楚的，當不過了，只得屈招道：是小人見財起意，殺了王秀才是實。知州取了供詞，將張善發下死囚牢中，申詳上司。

彭保候聽結、且說王惠在濟寧飯店宿歇、等李
彭到了、一同訪緝、第二日等了一日、不見來到、心裏
不耐煩起來、回到開河來問消息、到得店中、只見店
家嚷成一、說、是王秀才被人殺了、却叫我家問了
屈刑、王惠只叫得苦、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頭下發
刀、已斃了兩截了、王惠號咷大哭了一場、急簡點行
李、已不見了銀子八十兩、金首飾二副、王惠急去買
副棺木、殮了屍首、恐怕官府要相認、未敢釘蓋、且
就停在店內、批个座位朝夕哭奠、已知張善在獄、李
彭保候、他道這件事、一來未有原告、二來不曾報得

失賄三來未知的是張善謀殺下而官府未必有力、量歸結報得冤仇、須得上司告去纔得明白、聞知察院許公善能斷無頭事、恰好巡按到來、遂寫下一張狀子、赴察院案下投告、那个察院就是河南靈寶有名、的許尚書襄毅公、其時在山東巡按、見是人命重情、批與州中審解、州中照了原招、只坐在張善身上、其賍銀候追、張善當官怕打、雖然一口應承、見了王惠、私下對他看實、叫屈、且訴說那曉門響、撞見李彪的光景、連王惠心裏也不能無疑、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个、一同解到察院來、許公看了招詞、叫起兩下

一問多照前日說了一番說話，許公道：「既然張善還
扳着李彪，如何州裏一口招了張善道？」小人受刑不
過，只得屈招。其實小人是屋主，些小失脫，還要累及
小人，這該怎收公，然殺死了人，藏了財物，小人待躲
到那裏去？那日門閉時，小人趕起來，只見李彪撞進
來的，怎到不是李彪？却栽着小人身上。李彪道：「小人
是個官差，州裏打發小人，隨着王秀才緝賊的。這秀
才是小人的干係，殺了這秀才，怎好回得州官？況且
小人掉了腰刀，轉身來尋的，進門時，手中無物，難道
空拳頭殺得人，已後床頭纔取刀出來，衆肆所見的。」

此亦易見
恨者只
念了事不
顧人究耳

須不是殺人的刀了、人又在張善店裏、不問張善問誰、許公叫王惠問道、你道是那一個、王惠道、連小人心裏也胡突、兩下多可疑、兩下多有辨、說不得是一個、許公道、據我看來、兩個多不是、必有別情、遂據筆判道、

李彪張善、一爲根尋、一爲店主動、輒牽連、肯殺人、以自累乎、必有別情、監候、審奪、

當下把李彪張善多發下州監、自己退堂進去、心中只是放這事不下、晚間朦朧睡去、只見一個秀才同着一個美貌婦人、前來告狀、口稱被人殺死了、許公

這事婦人口中說出四句道

無髮青青

彼此來爭

上上麝走

只看夜明

許公點頭記看，正要問其詳細，忽然不見，喫了一驚。颯然覺來，乃是一夢。那四句，却記得清清楚楚的。仔細思之，不解其意。但問道：婦人口裏說的首句，有無髮二字，帶人無髮，必是尼姑也。這秀才莫不被尼姑殺了。且背問日細審，再看如何。這詩句必有應驗處。次日升堂，就提張善一起再問。人犯到了案前，許公叫張善起來問道：這秀才自到你店中，晚間只在店中

宿的麼、張善道自到店中、就只留得公差與家人在店歇宿、他自家不知那里去過夜的、直到這晚、因爲店人多差往齊寧方纔來店歇宿、就做殺了許公道、曾到本地甚麼菴觀去、怎麼張善想了一想、道這秀才初到店裏、要在幽靜處閑坐散心、曾同了小人尼菴內走了一遭、許公道菴內尼姑年紀多少、生得如何、張善道、今少年尼僧、生得甚美、貌許公暗喜道、事有因了、又問道、尼僧叫得甚名字、張善道、叫得真靜、許公想着、拍案道、是了、是了、夢中頭兩句、無髮青、青、彼此來爭、無髮二字、應了尼僧下面青字、配着个

爭字可不是個靜字，這人命只在這真靜身上就寫。個小票掣一根簽，差個公人李信，速拿尼僧真靜解院。李信承了簽票，竟到菴中來拏，真靜慌了，問是何因。李信道：「察院老爺要問殺人公事，非同小可。」真靜道：「爺爺呀，小菴有甚殺人事體？」李信道：「張善店內王秀才被人殺了，說是曾在你這里走動的，故來拿你去勘問。」真靜驚得木呆，心下想道：「怪道王秀才這兩晚不見來，元來被人殺了，苦也苦也。」求告李信道：「我是个女人，不出菴門，怎曉得他店裏的事，牌頭怎生可憐見，替我回覆一聲，免我見官，自當重謝。」李信道：

察院要人，豈同兒戲。我怎生方便得。真靜見李信不肯嬌啼宛轉，做出許多媚態來。意思要李信動心，拚着身子陪他，就好討个方便。李信雖知其意，懼怕衙門法度，不敢胡行，只安慰他道：「既與你無干，見見官去自有明白也。無妨碍的，拉有就來。」真靜只得跟了解至察院裏來。許公一見真靜，道：「是了是了，此即夢中之人也。」煞恁奇怪，叫他起來，跪在案前，問道：「你怎生與王秀才通奸，後來他怎生殺了，你從實說來。」我不打你，有一句合，就活敲成了。滿堂阜隸，雷也似吆喝一聲，真靜年紀不上廿歲，自不曾見官的。

膽子先嚇壞了，不敢隱瞞，戰抖抖的道：「這個秀才，那一日到巷內遊玩，看見了小尼，到晚來他自拿了白銀一錠，求在巷中住宿，小尼不合留他，一連過了幾日，彼此情濃，他口許小尼道：『店中有幾十兩銀子，兩副首飾，多要拿來與小尼。』這一日說道有事，幹晚間要在店裏宿，不得來了，自此一去，竟無影響。小尼正還望他來，怎知他被人殺了。許公看見真靜年甥形容嬌嫩，說話老實，料道通奸是真，須不會殺的人，如何與夢中恰相符合。及至說所許銀兩物件之類，又與告贖不差，躊躇了一會，問道：「秀才許你東西之時，」

有人聽見麼、真靜道、在枕邊說的話、沒人聽見、許公道、你可曾對人說麼、真靜想了一想、道、紅了臉、低低道、是了、是了、不該與這狠廝說、這秀才苦、可是他殺了許公、拍案道、怎的說、真靜道、小尼該死、到此地位、瞞不得了、小尼平日有一个和尚、私下往來、自有那秀才在巷中、不招接了他、這晚秀才去了、他却走來、問起與秀才交好之故、我說秀才情意好、他許下我若干銀兩、東西、所以從他、和尚問秀才住處、我說他住在張善大店中、和尚就作忙的起身去了、這幾時也不見來、想必這和尚走去、就把那秀才來殺了、論

公道和尚叫甚名字真靜道，叫名無塵。許公聽說，和尚之名，跌足道：是了是了。土上鹿走，不是塵字麼？他住在那寺里，真靜道住光善寺，許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裏拿和尚無塵，分付道：和尚幹下那事，必然走了，就拿他徒弟來問去，問但和尚名多，相類不可錯悞。生堂那尼僧道：他徒弟名字麼？真靜道：他徒弟名月明，住在寺後。許公推詳道：一發是了。夢中道：只看夜明，夜明不是月朗麼？一个个字多應了，但只拏了月朗，便知端的。李信領了密旨，去到光善寺，拏無塵，果然徒弟回道：師父幾日前不知那里去了。

與和尚
視在去

信問得這徒弟就是月朗，一案套了，押到公庭。許公問無塵去向，月朗一口應承道：「他只在親眷人家，不要驚張，致他走了。」小的便與公差去挾出來。許公就差李信押了月朗出去勸導。月朗對李信道：「他結拜往來的親眷甚多，知道在那一家，若曉得是公差訪他，他必然驚走。不若你扮做道人，隨我沿門化鉢，訪得的當，就使動手。」李信道：「當得是。」當下扮做了道人，跟着月朗走了幾日，不見蹤跡，來到一村中人家。李信與月朗進去化齋，正見一個和尚在裡頭喫酒。月朗輕輕對李信道：「這和尚正是師父無塵。」李信悄悄

去叫了地方把牌票與他看了一回闖入去李信一
把拏住無塵道你殺人事發了巡按老爺要你無塵
說着心病慌了手脚看見李信是個道粧叫道齋公
我與你竝無冤仇何故首我李信撲地一掌打過去
道我把你這瞎眼的賊禿我是齋公麼掀起衣服把
出腰牌來道你靜着騙眼認認看無塵曉得是公差
欲待要走却有一夥地方在那里料走不脫軟軟地
跟了出來看見了月朗罵道賊弟子是你領他到這
里的月朗道官府押我出來我自身也難保你做了
事須自家當去我替了你不成李信一同地方押了

冥若有法
尼姑亦是
善後

二刻書子

卷三

下

無塵俟候許公升堂解進察院來許公問他爲何殺
了王秀才無塵初時抵賴只推不知用起刑法來又
叫尼姑真靜與他對質真靜心裡也恨他便道王秀
才所許東西止是對你說得道不曾與判官講你那
時狠狠出門當夜就殺了還道得家裏李信又舉他
在路上與徒弟月朗互相埋怨的說許公叫起月
朗來也要夾他月朗道爺爺不該受辱如今首飾銀
兩還藏在寺中箱裡只問師父真靜見箇盤托
出曉得枉熬刑法不濟事了遂把真情說出來道委
實一來忌他占住尼姑致得尼姑心變了二來貪他

這些財物當夜到店裏去殺了這秀才，取了銀兩首飾，是實。画了供狀，押去取了八十兩原銀，首飾二付，封在曹州庫中，等待給主。無塵問成死罪，尼姑逐出菴舍，贖了罪。當官賣為民婦，張善李彪與和尚月朗俱供明無罪，釋放寧家。這件事方得明白，若非許公神明，豈不枉殺了人。正是

兩值命途乖

相遭各致猜

豈知殺人者

原自包中來

當下王惠稟領贖物，許公不消道，你家兩個主人俱放了。贖物豈是與你領的，你快去原籍叫了主人領

兒子來方准領去。王惠只得扣頭而出。走到張善店裏，大家叫一聲悔氣，虧得青天老爺，追究得出來，不害了平人。張善燒了平安紙，反請王惠、李彪，喫得大醉。王惠次日與李彪說：前有個兄弟到家接小主人，此時將到，我和你一同過西去迎他，就便訪緝去。李彪應允。王惠將主人棺蓋釘好了，交與張善看守，自己收拾了包裹，同了李彪，望着家裡進發。行至北直隸開州長垣縣地方，下店喫飯，只見飯店裡走出一個人來，却是前日家去的工恩。王惠叫了一聲，兩下相見。王恩道：兩個小主人多在裡面，王惠進去，與

一車一夔哭說兩位老家主多沒有了，偷述了這許多事故，四個人抱頭哭做一團，哭了多時，李彪上前來勸，三個人却不認得，王惠說這是李牌頭，州裡差他來訪賊的，勞得久了，未得影踪，今幸得接着小主人，做一路兒行事，也不計了，日今兩棺俱停在開河，小人原匡小主們將到，故與李牌頭迎上來，曹州庫中現有銀八十兩，首飾二副，要得主人們親到，纔肯給領，只這一項，盡將兩個棺木叫去勾了，只這五百兩一匣，未有下落，還要勞着李牌頭，王惠道，我去時，官人尚有偌多銀子，怎只說得這些，王惠道，銀子盡

看

是大官人親手着落。前日我見只有得這些發出來，也曾疑心問着大官人，大官人回說我自藏得妙。到家便有，今大官人已故，却無問處了。王恩似信不信，來對一臯一夔說，許多銀兩，豈無下落。連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小主人記在心下，且看光景行去。道路之間，未可發露。五個人出了店門，連王惠李彪多回轉脚步，一起上路，來到開河來，正行之間，一陣大風起處，捲得灰沙飛起，眼前對面不見，竟不知東西南北了。五個人互相牽扭，信步行去，到了一個村房，方纔歇了足，定一定喘息，看見風沙少靜，天色朗朗了。

天信之也

个酒店、買碗酒喫、再走、見一酒店中、止有婦人
在內、王惠攬眼起來、見了一件物事、叫聲奇怪、即扯
着李彪、密密說道、你看店桌上、這個匣兒、正是我們
放銀子的、如何却在這里、必有緣故了、一臯一夔與
王恩多來問道、說甚麼、王惠也一一說了、李彪道、這
等我們、只在這家買酒喫、就好相脚手、請問他一齊
走至店中、分兩個座頭上坐了、婦人來問客人、杯多
少酒、李彪道、不拘多少、隨意盪來、王惠道、你家店中
男人家那里去了、婦人道、我家老漢與兒子、販哥、昨
日去討酒錢、今日將到、王惠道、你家姓甚麼、婦人道、

我家姓李，王惠點頭道：「慚愧也有撞着的日子，低低對衆人道：「前日車戶，正叫做李旺，我們且坐在這裏喫酒，等他來認。」五個人，各將筍筒前，只等李賊到日。此時只見兩個人，跟跟踏踏，走進店來。此時衆人已不喫了酒，在店間坐。那兩個帶了酒意，問道：「你每一起是甚麼人？」王惠道：「那後生的這一個，正是車戶李旺，走起路來，一把抱住道：「你認得我麼？」四人齊聲和道：「我們多是拏賊的李旺，認得是王惠，先自執了李彪，身邊取出牌來，明開着車戶李旺盜銀之事，把出鉄練來鎖了頸項道：「我每只管車戶裡打聽你。」

李彪終久是衙門人手段，走到竈下，取一根劈柴來，先把李旺打一個下馬威，問道：「銀子那里去了？」李旺是我皮破骨一任打，只不開口。王惠道：「匣子脏證現在，你不說便替意思。」施爲問：「那店裡婦人，一眼估着竈前地下，只當努嘴。」元來這婦人是李旺的繼母，李旺是恨不把娘來看待，這婦人巴不得他敗露的，不好說得，只做描畫。一舉一動，看見叫王惠道：「且慢着打，可從這地下掘看。」王惠掉了李旺，奔來取了一把厨刀，依着指的去處，挖開泥來，泥內十堆白物。

王惠喊道：在這里了。王惠便取了匣子走進來，將銀只記件數，放在匣中，一臯一夔將紙筆來寫個封皮，封記了。對李彪道：有勞牌頭，這許多時，今日幸得成，功人賊俱獲，我們一面解到州裡發落去。李彪又去叫了本處地方幾個人，一路防送，一直到州裡來。州官將銀當堂驗過，收貯庫中，候解院過。同前銀一併給領。李彪銷牌記功，就差他做押解，將一起人解到察院來。許公陞堂帶進，稟說是王秀才的子侄，一臯一夔路上適遇盜銀賊人，同公差擒獲，一同解到事情，遂將李旺打了三十發州問罪，同僧人無辜，一併

此後亦
曾校對

結年亭狂父親年老，利一與一遊宮堂同遊頌狀，
求批州中同前入庫贖物，一併給發許公准了，擡起
眼來，看見一臯一夔，多少年俊雅，問他作何生業，稟
說多在學中，許公喜歡，分付道：你父親不安本分，害
死他鄉，幾乎不得明白，虧我夢中顯報，得了罪人，今
你每路上無心，又獲原贓，似有神助，你二子必然有
福，今將了銀子回去，各安心讀書向上，不可效前人
所爲了，二人叩謝流淚，就稟說道：生員每還有一言，
父親未死之時，寄來家書，銀數甚多，今被賊兩番所
盜，同貯州庫者，不過六百金，據家人王惠所言，此外

止有二棺，寄頓飯店，並無所有，必有隱弊，乞望縣下州中推勘，前銀下落，實爲恩便。許公道：當初你父親隨行是那個？二子道：只有這個王惠。許公便叫王惠問道：你小生說你家主歿時銀兩甚多，今在那裏了？王惠道：前日着落銀兩多，是大主人王爵親手搬弄，後來只剩得這些上車。小人當時疑心，就問緣故。主人說我有妙法藏了，但到家中，自然有銀。今可惜被人破殺，就沒處問了。小人其實不曉得。許公道：你豈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王惠道：小人孤身在此，路上那里是藏匿得的地方？且下在張善店中，時

主人還在止有得此行李與棺木是店家及推車人
公差李彪衆目所見的小人那里存得私許公道前
日王祿下棺時你在面前麼王惠道大主人道是日
辰有犯不許看見許公笑一笑道這不干你事銀子
自在一處取一張紙來不知寫上些甚麼叫門子封
好了上面用顆印印着付與二子道銀子在這裡頭
但到家時開看即有取銀之處了不可在此擔擱又
生出事端來二子不敢再說領了出來回到張善店
中看見兩個靈柩一齊哭拜了一番哭罷取了院批
的領狀到州中庫裡領這兩項銀子州官原是同鄉

刑官不
法拾便是
夫幸

周全其事，衙門人不敢勒索，一些不少，如數領了。到店中將二十兩謝了張善，一向停柩，且累他喫了官司，就央他寫願誠實車戶，車運兩柩回家，明日置辦一祭，奠了兩柩，祭物多與了店家與車脚夫，隨即起柩而行。不到一日，到了家中，舉家號咷，出來接着。

雄糾糾兩人次弟去，四方方兩形一齊來，
一般喪令各出色，萬里在鄉只爲財。

此時王爵王爺的父母俱在堂，連祖公公歲貢知縣也還康健，聞得兩個小官人各挨着父親棺柩回來，大家哭得不耐煩，慢慢說着彼中事體，致成根繆，及

公判斷許多緣故，合家多感戴許公，問得明白，不然幾乎一命也沒人償了。其父問起餘銀，一臯一夔道：「因是餘銀不見，稟告許公，許公發得有單，今既到家，可折開來看了。」遂將前日所領印信小封，一齊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銀數既多，非僕人可置。爾父云藏之甚秘，必在棺中。若慮開棺碍法，從其寫照。

看罷，下惠道：「當時不許我每看，二官人下棺，後來蓋好了，就不見了許多銀子。想許爺之言，必然明見。其父道既給了執照，況有我爲父的在，開棺不妨，即叫

地老正是
葬行之儀

王惠取器械來輕輕將王崑靈柩撬開，只見身尸之傍，周圍多是白物。王惠叫道：「好個許爺，若是別個昏官，連王惠也造化低了。」一阜一雙，大家動手，盡數取了出來。眼同一瓮，足足有二十五兩，內有一千另是一包，上寫道：「還父母原銀，亦包多寫一阜一雙，均分合家看見了，這個光景，思量他們在外處的苦惱，一齊慟哭不禁，仍把棺木蓋好了。銀子依言分訖，那個老知縣出堂，公見說着察院給了執照，開棺見銀之事，討枝香來，點了皇空叩頭道：「虧得許公神明，仇旣得報，銀又得歸，願他福祿無疆，子孫受享，舉家頂

戴不重可見世間刑獄之事許多隱晦之情一些造
次不得的有詩爲證

世間經目未爲真
寄語刑官須仔細

疑似諛來易枉人
獄中儘有負冤魂